

自私是本性，善良是選擇！—解析優良國家指數

孫瑞臨

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壹、前言

自工業革命以來，世界各國一直不停地追求科學技術革新，以達到經濟成長的最終目標，期望藉此改善國民的生活品質。大多數的指標及國際評比也以追求「自身」的卓越為基礎，針對各國在不同領域的內部表現進行衡量與排名，如：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與世界經濟論壇(WEF)最廣為人知的「世界競爭力年報」與「全球競爭力報告」、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發布的「全球健康安全指數報告」、世界銀行(World Bank)發布的「經商環境評比」、聯合國(UN)發布的「全球幸福報告」...等。然而大部分的國家都只專注於為國內問題制定國內的解決方案，但盲目地追求自身最大利益，往往伴隨著以犧牲他國利益為代價，進而引發戰爭、造成生態平衡破壞、環境汙染等不良後果，若不及時導正此損人利己的作法，再漂亮的經濟成長也終將失去意義。

有鑑於此，過去二十年來曾協助五十多個國家制定政策戰略的政策顧問——西蒙·安霍爾特(Simon Anholt)意識到當前人類面臨的各項挑戰是不分國界的，舉凡自然資源匱乏、氣候變遷、物種減少、經濟危機，以及自 2019 年底就開始席捲全球，對全世界造成巨大威脅的新型冠狀肺炎(COVID-19)，皆屬全體人類需共同面對的考驗。因此西蒙·安霍爾特強調各國的各項作為，不應單純站在自身的角度去衡量自身的利益，而應將全世界的共同利益納入考量，以權衡所有行為所造成的「國際利益」與「國際後果」。於是西蒙·安霍爾特在 2014 年提出第一版的優良國家指數(Good Country Index)，用以評估各個國家的政策及行為對全球所造成的影響。接著又在 2016、2017、2018、2020 年個別提出修訂版本，使優良國家指數之衡量架構更臻於完善⁽¹⁾。

本文以西蒙·安霍爾特提出的優良國家指數(Good Country Index)作為基礎，解析目前各國行為對世界所作出的貢獻與傷害，接著納入亞洲公益事業研究中心所發布的亞洲公益指數(Doing Good Index)，期望能加入些許台灣慈善事業的執行現況，彌補優良國家指數中未將台灣納入評比的不足。

貳、優良國家指數(Good Country Index)評比架構

評斷一個國家的好與壞有各式各樣的方式與五花八門的面向，有的是探討各國的經濟表現、有的是比較各國的軍事能力、有的是探究各國的研發能量、有

的是綜整諸多面向探討各國的競爭力。然而一個國家在追求卓越的道路上，往往會為了達到目標而對他國甚至全體人類造成某些傷害或是犧牲，雖然最終達到了目標，但隨之而來的恐怕是難以估計且難以挽回的代價。「優良國家指數」正是在這樣競爭的背景下應運而生，它不同於以往的評比，並不專注於評判哪一國的經濟表現最優異，而專注於評斷哪一國對他國、環境、全人類的貢獻最大。簡單來說，排名越前面的國家，其對全世界公共利益的貢獻越大也越友善；相反地，排名越後面的國家，代表越自私，可能是因其大量消耗全球共享的公共資源，也可能是該國的行為對他國或世界不夠友善。

「優良國家指數」創始於 2014 年，中間歷經四次修訂改版，不斷尋找更好、更相關的指標及來源，希冀能陸續增加受評比的國家數，到 2020 年的版本時，評比國家數已從最初的 125 國增加至 149 國，惟其指標大多取自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因聯合國未蒐集某些國家的數據，故此評比缺少了約 40 多個國家，其中亦包含了台灣。

西蒙·安霍爾特的團隊挑選了適合用以衡量「國家是否優良」的各項指標，並將指標歸納為「科技 (Science)」、「文化 (Culture)」、「國際和平與安全 (International Peace & Security)」、「世界秩序 (World Order)」、「地球與氣候 (Planet & Climate)」、「繁榮平等 (Prosperity & Equality)」與「健康和福利 (Health & Wellbeing)」等 7 個評比構面(如圖 1)，作為優良國家指數的評比架構。而每一個評比構面中各有 5 個具代表性的指標，優良國家指數乃是由此 35 個指標的平均分數組成。若一個國家在任一評比構面的 5 個指標中有超過 2 個以上的缺值，則須將該國自評比國家中剔除。



資料來源：The Good Country Index (2020)；本研究整理

圖 1 優良國家指數評比架構

優良國家指數分為 7 項評比構面，每個構面取 5 個衡量指標，共計 35 個指標(如圖 2)，大多數都是針對世界友善或不友善的行為進行直接測量，例如糧食援助、環境汙染、戰爭...等。另有部份是採用對世界間接貢獻的指標，如科學期刊輸出、諾貝爾獎等。35 個指標中有 25 個屬正向積極的指標(見圖 2 黑字指標)，如從事慈善捐贈的人數百分比、公民免簽證進入國家或地區之數量等；另有 10 個為負向指標(如圖 2 綠字指標)，包括海外難民人數、拖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費占其捐款百分比、武器及彈藥出口量等。惟基於各指標對全人類或對其他國家的影響程度是難以衡量及估算的，因此優良國家指數對 35 個指標皆給予相同的權重。此外，優良國家指數的成績與排名完全是由 35 個指標的數值趨動，並非透過觀察、討論或是藉由某特定事件而進行加分或扣分，是以它對 35 個指標以外的特定事件(例如某國發明了 COVID-19 疫苗、某國製造生化武器等)並不會有任何反應⁽¹⁾。

科技 Science & Technology	文化 Culture	國際和平與安全 International Peace & Security	世界秩序 World Order
● 在該國留學之外國學生人數	● 創意商品之出口量	● 派往海外執行聯合國任務的維持和平部隊人數	● 從事慈善捐贈的人口百分比
● 刊物、科學期刊及報紙的輸出量	● 創意服務之出口量	● 拖欠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會費占其財政捐助百分比	● 收容之難民人數
● 發表於國際期刊的文章數量	● 拖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費占其捐款百分比	● 由於國際組織暴力而傷亡的人數	● 海外難民人數
● 諾貝爾獎得主人數	● 公民免簽證可進入國家或地區之數量	● 武器及彈藥的出口量	● 人口出生率
● 國際專利合作條約申請之數量	● 新聞自由	● 全球網路安全指數得分	● 簽署外交行動以及和平衝突解決條約的數量

地球與氣候 Planet & Climate	繁榮平等 Prosperity & Equality	健康和福利 Health & Wellbeing
● 國家生態足跡	● 跨境貿易	● 糧食援助資金
● 遵守危險廢棄物和其他化學品之多邊環境協定的百分比	● 派遣至海外的援助人員和義工總人數	● 藥品出口量
● 有害農藥出口量	● 來自特定國家/地區匯款的平均交易成本	● 對世界衛生組織的自願超額捐款
● 再生能源在最終總能耗中所占份額	● 外國直接投資流出量	● 人道主義之捐助款
● 臭氧層物質的消耗量	● 發展合作的捐助或援助	● 遵守國際衛生條例

資料來源：The Good Country Index (2020)；本研究整理

圖 2 優良國家指數評比構面及其指標

若在評估中直接取用各指標的實際分數，而未對各國指標進行規模的調整，大國或經濟狀況較好的國家將輕易地在優良國家指數中獲得較佳的成績，而小

國或貧窮國家也會因自身條件的不足而被稀釋她為世界所作的付出。這種情況類似拿一名億萬富翁捐的 100 萬元與一名賣菜阿婆省吃儉用捐出的 100 萬元相比，以實際數量而言，100 萬元的價值就是 100 萬，但若考慮捐款金額占其向社會取用資源的比例，賣菜阿婆的 100 萬元或許更難能可貴。因此，為弭平國與國之間經濟規模的差距，以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優良國家指數將各國的得分除以該國的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進行經濟規模調整，以貫徹「能力越大，責任越大」的概念。換言之，一國的經濟能力愈強，代表其取自於世界的資源愈多，那麼她對世界的責任及貢獻也理應愈大。

優良國家指數的研究團隊將各指標的分數進行跨國比較，每個國家在每個指標都會得到一組相對位置及排名。本研究除了將各評比架構的排名換算成分數外，更將各國在各評比構面中的相對位置數值化，變成一組「相對分數」，以利跨國比較。無論指標為正向指標或負向指標，若相對分數等於 0，代表該國在該指標的排名正好達到世界平均水準；若相對分數為正數，代表該國在該指標的表現優於世界平均水準，數值愈大代表表現愈優異；若相對分數為負數，代表該國在該指標的表現低於世界平均水平，數值愈小代表表現愈差。

參、優良國家指數(Good Country Index)評比結果

在 2020 年 11 月所公布的第五版優良國家指數中(詳如圖 3)，北歐腹地最大的國家瑞典以 975 分擊敗上一版本的冠軍芬蘭，再度奪回「最優良國家」的頭銜(瑞典在第一版評比曾拿下冠軍)，其各構面的表現均衡且亮眼，7 個構面中有 5 個構面排名在前 10 強，尤以「健康和福利」的表現最為優異，名列第 3，主要因其在「糧食援助資金」、「對世界衛生組織的自願超額捐款」及「人道主義之捐助款」此 3 個指標的表現皆可圈可點；此外，因瑞典在「遵守危險廢棄物和其他化學品之多邊環境協定的百分比」、「國家生態足跡」、「公民免簽證可進入國家或地區之數量」、「新聞自由」、「海外難民人數」、「跨境貿易」、「外國直接投資流出量」、「發展合作的捐助或援助」等指標的表現不錯，因此亦擠入「地球與氣候」、「文化」、「世界秩序」、「繁榮平等」此 4 個構面的前 10 名；反觀因其在「武器及彈藥的出口量」及「由於國際組織暴力而傷亡的人數」這 2 個指標的表現皆低於平均水準，使得「國際和平與安全」成為瑞典表現較差的構面，僅排在第 31 名，落在前五分之一的國際相對位置。

而於前一版優良國家指數評比(2018)中得到第 6 名的丹麥，在最新版中一舉超越了原先排在前面的芬蘭、荷蘭、愛爾蘭及德國，奪回第 2 名的殊榮(丹麥曾在第一版評比得到第 2 名)，其情況與冠軍瑞典類似，因「跨境貿易」、「藥品出口量」、「公民免簽證可進入國家或地區之數量」、「新聞自由」、「諾貝爾獎得主

人數」、「海外難民人數」等諸多指標的表現優異，而在超過半數的構面(5 個構面)取得前 10 名的佳績，依序為「繁榮平等」、「健康和福利」、「文化」、「科技」和「世界秩序」，且同樣在「國際和平與安全」構面因「武器及彈藥的出口量」及「由於國際組織暴力而傷亡的人數」這 2 個指標的表現相對較差，僅拿到第 49 名。

名列第三的德國雖然僅有 3 個構面(世界秩序、健康和福利、地球與氣候)的表現擠進前 10 名，但其中卻有 2 個構面得到第一名，分別為「世界秩序」、「健康和福利」，主要歸功於其在「海外難民人數」、「人口出生率」、「簽署外交行動以及和平衝突解決條約的數量」、「從事慈善捐贈的人數百分比」、「糧食援助資金」、「藥品出口量」、「人道主義之捐助款」、「對世界衛生組織的自願超額捐款」、「遵守國際衛生條例」等指標的絕佳表現。而身為全球第四大經濟體的德國也是優良國家指數前 20 名國家中經濟狀況表現最好的國家，如圖 4 所示。

反觀世界前兩大經濟體美國及中國在優良國家指數中的表現則有負眾望，僅分居第 38 名及第 60 名，顯示其對世界的貢獻和付出與其取自於世界的資源不成比例。若仔細觀察此二國的表現，可發現美國在「國際和平與安全」及「地球與氣候」的表現不盡如人意，「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排名甚至落在百名之外的第 108 名，主要是因其在「武器及彈藥的輸出量」的表現遠低於國際水平，同時在「由於國際組織暴力而傷亡的人數」及「派往海外執行聯合國任務的維持和平部隊人數」也表現不佳所致；在「地球與氣候」構面，美國也因「遵守危險廢棄物和其他化學品之多邊環境協定的百分比」、「再生能源在最終總能耗中所占份額」、「有害農藥出口量」等指標的表現不良，僅落在第 82 名。

而向來以歷史悠久及文化內涵深厚著稱的中國，意外地在「文化」及「世界秩序」構面表現最差，分別落在百名之外的 131 名及 120 名，主要因其在「文化」構面中的「新聞自由度」，以及「世界秩序」構面中「從事慈善捐贈的人數百分比」的表現皆位列 149 個受評比國家中的最後一名所致。此外，中國在「文化」及「世界秩序」構面的其他指標如：「創意商品出口量」、「創意服務出口量」、「公民免簽證可進入國家或地區之數量」、「拖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費占其捐款百分比」、「收容之難民人數」、「簽署外交行動以及和平衝突解決條約的數量」的表現皆低於世界平均，無疑更讓中國在此二構面的成績雪上加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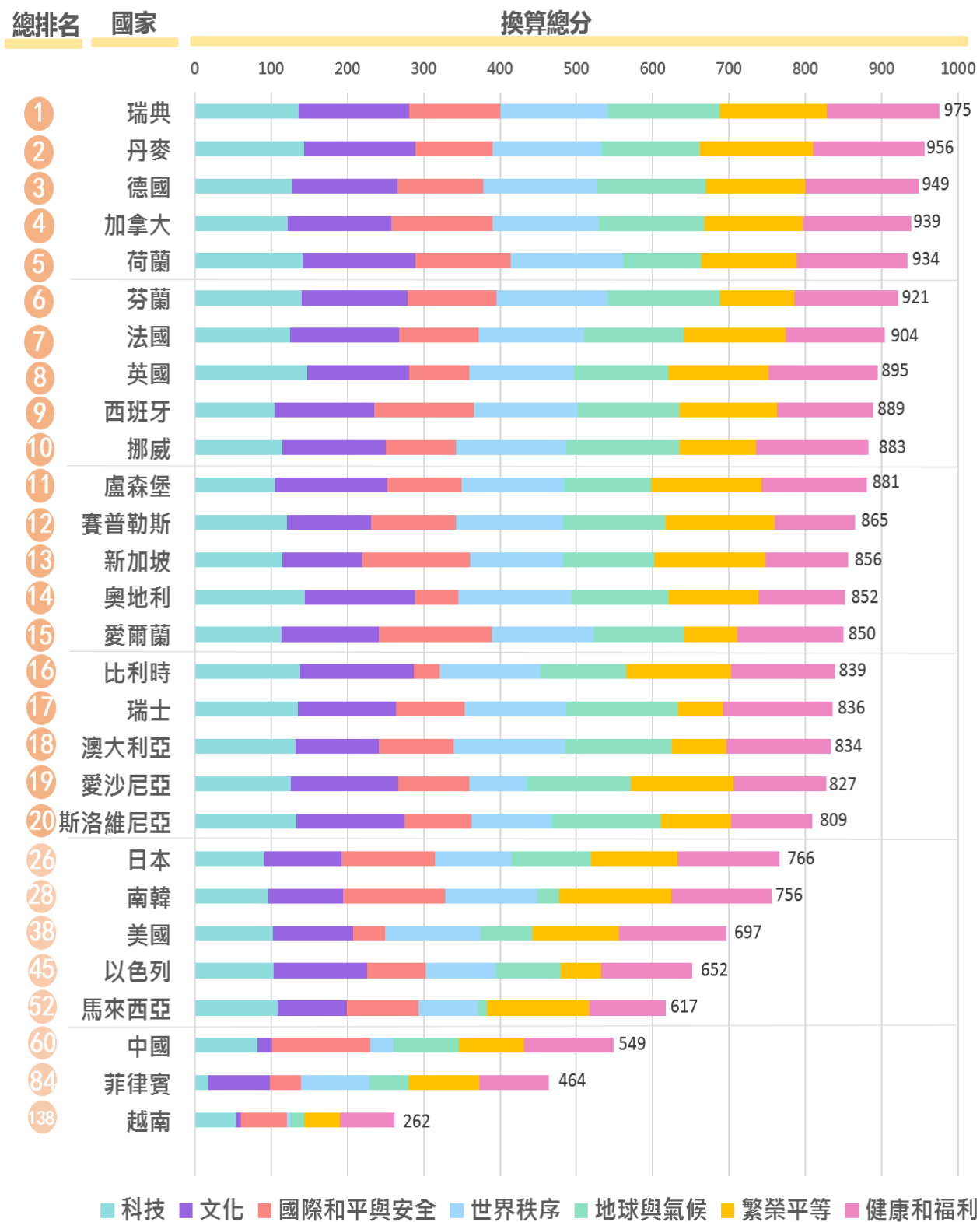
至於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日本相較於美中兩國令人大失所望的表現，雖然僅位居第 26 名，也算是差強人意。在 7 個構面中表現較好的屬「健康和福利(第 16 名)」及「國際和平與安全(第 27 名)」，可歸因於其在「遵守國際衛生條例」、「糧食援助資金」、「對世界衛生組織的自願超額捐款」、「人道主義之捐助款」、

「全球網路安全指數得分」的優良表現。而日本向來不容小覷的「科技」反而成為其表現最為疲弱的構面，主要乃因「在該國留學之外國學生人數」此項指標經過經濟規模調整後的表現不理想所致，且其「發表於國際期刊的文章數量」的表現也落在世界平均之下。(註：大部份指標都會經過經濟規模的調整，故可能與印象中的排名有落差)

新加坡是亞洲國家中表現最好的國家，也是唯一進入優良國家指數前 20 名的亞洲國家，位居第 13 名，領先日本(第 26 名)及同為亞洲四小龍的南韓(第 28 名)。其在「繁榮平等」及「國際和平與安全」構面中，因「跨境貿易」、「外國直接投資流出量」、「全球網路安全指數得分」、「拖欠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會費占其財政捐助百分比」等指標的表現出眾，成為其傲視亞洲的主因。至於南韓因在「繁榮平等」構面的「跨境貿易」，以及在「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全球網路安全指數得分」表現相對突出，在優良國家指數中得到第 28 名，僅次於新加坡及日本，為亞洲第三優良的國家。惟其在「地球與氣候」構面的表現遜色僅第 121 名，應歸咎於其在「臭氧層物質的消耗量」、「再生能源在最終總能耗中所佔份額」的不良表現。而創新之國以色列在優良國家指數中排名第 45 名，雖「科技」是其表現相對較佳的構面(第 47 名，表現最佳之構面為第 27 名的「文化」)，但成績仍不如預期。

有趣的是觀察歷年各版本的排名可發現，六年間雖經歷過汰換指標及更換資料來源，但「最優良國家」的桂冠仍舊圍繞在芬蘭、荷蘭和瑞典這幾個歐洲國家之間，而這些國家也在各構面間展現其「均好性」。另外觀察聯合國 2020 年所公布的「全球幸福報告」，幸福國家排行榜前十名依序為芬蘭(6)、丹麥(2)、挪威(10)、冰島(34)、荷蘭(5)、瑞士(17)、瑞典(1)、紐西蘭(22)、加拿大(4)、奧地利(14)*，前十名的幸福國家中就有 6 個與優良國家前十名不謀而合，甚至有 9 個位列優良國家前 20 名^(1,2)，此二報告的結果展現了相當程度的一致性，或許意味著為他人奉獻所帶來的精神愉悅更勝於汲汲營營所獲得的榮華富貴，顯示為他人付出的程度與內心富足程度成正比，更應證了「施比受有福」的道理。

*：括號內為該國於優良國家指數之排名。



資料來源：The Good Country Index (2020)；本研究整理

圖 3 2020 年優良國家指數總排名及換算總分—前 20 名及鄰近/重要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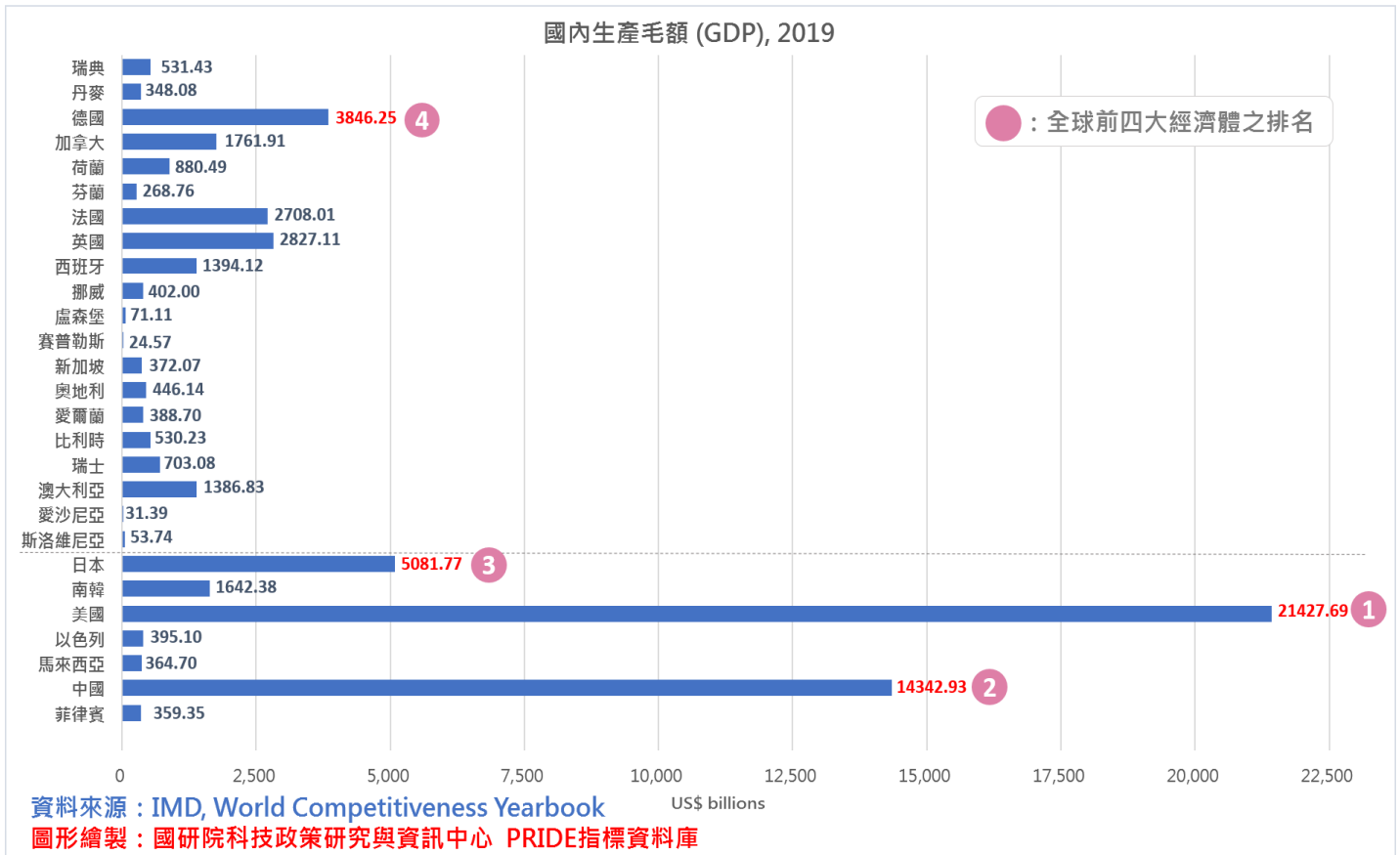


圖 4 2019 年優良國家指數前 20 名及鄰近/重要國家之國內生產毛額(GDP)

以下將從七大構面切入，針對各構面前十名及鄰近/重要國家在細項指標的表現進行探究。

一、科技

此構面以「在該國留學之外國學生人數」、「諾貝爾獎得主人數」、「刊物、科學期刊及報紙的輸出量」、「發表於國際期刊的文章數量」及「國際專利合作條約申請之數量」等 5 個指標來衡量各國對全球科技的貢獻，且各指標均須經過一道經濟規模調整的手續。若到該國留學的國際學生人數或諾貝爾得獎人數愈多，代表該國對於培育科技人才的貢獻愈大；若該國刊物、科學期刊及報紙的輸出量、發表於國際期刊的文章數量、國際專利合作條約申請數愈大，代表該國對全球科技發展的推進力愈大。

由於各指標已分別進行經濟規模調整，因此科技構面的排名顛覆了以往我們對科技表現的認知。儘管美國擁有全球最多的國際留學生(約 110 萬人)，但此數量在其驚人的經濟規模下仍不成比例。在科技構面榮獲第一名頭銜的並非美、日、英、德等在科研界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國家，而是以太空、軍工

科技發展聞名的烏克蘭。如圖 5 所示，烏克蘭之所以能超越美、日、英、德等國家，除了在 5 項指標表現均衡外，其勝出的關鍵乃「在該國留學的學生人數」遠高於其餘各國。烏克蘭是前蘇聯的教育及科技中心，因此承襲了前蘇聯在科技上的卓越成就並融合歐洲的優良教育體制，再加上相較於其他國家，烏克蘭的學費及物價水準相對較低，對一般收入水平的家庭來說，到烏克蘭留學是性價比相對較高的選擇，因此近年來赴烏克蘭留學的人數日漸攀升。另外較有趣的是匈牙利雖是位處中歐且人口僅 977 萬的彈丸小國，但其在「諾貝爾獎得主人數」指標卻表現奇佳，甚至有人稱之為諾貝爾獎搖籃。而美國雖是歷年諾貝爾獎得獎人數最多的國家，得獎人數高達三百多位，惟一旦經過經濟規模調整後，其表現與歐洲諸國相比則顯得相形見绌。新加坡乃各科技指標綜合表現最優異的亞洲國家，排名第 36 名。雖其在「諾貝爾獎得主人數」的表現低於平均水準，所幸相較於亞洲其餘國家，新加坡在其他科技指標的表現顯得相對均衡，方得以順利保住亞洲第一的寶座。另馬來西亞在「發表於國際期刊的文章數量」指標表現不凡，而以色列、南韓及日本在「國際專利合作條約申請之數量」的表現突出，中國在各指標的表現相對較弱，僅靠「國際專利合作條約申請之數量」的表現稍微扳回一些顏面。

二、文化

此構面以「創意商品之出口量」、「創意服務之出口量」、「拖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費占其捐款百分比」、「公民免簽證可進入國家或地區之數量」及「新聞自由」等指標作為衡量依據，其中「創意商品之出口量」、「創意服務之出口量」等數據皆須經過經濟規模調整。創意商品或服務之出口量愈高，意謂著該國文化含金量愈高，由文化創意衍生出的附加價值及經濟效益也愈大。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以「致力於推動各國在教育、科學和文化領域之國際合作，以此共築和平」為宗旨，期望透過弘揚文化遺產、倡導文化平等，以加強各國之聯繫，並努力維持文化多樣性⁽³⁾。因此優良國家指數以「拖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費占其捐款百分比」作為負向指標，用以衡量各國對全球文化的金援程度及付出，占比愈高代表在此構面的表現愈差。至於免簽國待遇通常須考量該國人民的素質、道德及財力，因此開放免簽代表對該國的肯定與信任，免簽國愈多代表該國公民的素質愈高、文化水平也愈高，此外亦易於國際間的移動，促進文化交流。而文化的演化與傳播常倚賴大眾媒體的散播，因此一國新聞自由度愈低，象徵該國政府對新聞的干預程度愈高，真實信息遭封鎖的可能性也愈高，將有害一國文化的發展。

如圖 6 所示，比利時在 5 項指標顯現出均好性，雖其各指標的表現皆不

是最突出的，但卻最為均衡，乃文化綜合表現最佳的國家。新加坡和菲律賓在「創意服務之出口量」表現較突出，而日本、美國、中國這些印象中具豐富文化的國家，反而在「創意商品之出口量」、「創意服務之出口量」的表現低於平均水準。新加坡和日本為亞洲地區「公民免簽證可進入國家或地區之數量」表現最傑出的國家；同屬共產政權的中國和越南因將媒體作為專政的輿論工具，其在「新聞自由」的成績可想而知。

三、國際和平與安全

此構面以「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派遣至海外總人數」、「拖欠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會費占其財政捐助百分比」、「武器及彈藥的出口量」、「由於國際組織暴力而傷亡的人數」及「全球網路安全指數得分」等指標作為衡量依據，較特別的是5項指標中僅「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派遣至海外總人數」、「全球網路安全指數得分」屬正向指標，其餘3項指標皆為負向指標。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簡稱聯合國維和部隊)顧名思義是以維護和平為目的，其主要任務為國際戰事的各項監督並協助各國從衝突走向和平⁽⁴⁾，因此相對於經濟規模，派往海外執行聯合國維和部隊任務的人數愈多、拖欠維持和平部隊會費占其財政捐助的比例愈小，意謂該國對國際和平的貢獻愈大。而一國相對於經濟規模的武器彈藥出口量愈高，或是在國際衝突中傷亡的人數愈多，代表其對國際和平的傷害愈大。此外，在網路愈來愈發達的環境下，資通訊設備透過網路深入了我們的生活，「資安即國安」不僅僅是個口號，網路安全已是世界各國正緊盯的重要議題，因此網路安全度愈高，該國資訊安全強度亦愈高。

如圖7所示，有別於其他構面清一色以歐洲國家掛帥的結果，此構面前幾名橫跨各洲，雖部分國家內亂不斷，但因其未對國際安全造成危害(未出口軍火、未捲入國際暴力衝突)，且對維和部隊的組成有所貢獻(包括人力及金錢)，同時亦顧及了網路安全性，是以在此構面取得不錯的排名。排名第一的喬治亞是橫跨歐亞兩洲的跨洲國家，雖然喬治亞的歷史總是跟戰爭脫不了關係，但優良國家指數衡量的是一國「現在」對世界的貢獻，並不追溯過去發生的點滴，因此喬治亞並未因此損失分數，反而因「全球網路安全指數得分」和「武器及彈藥出口量」表現突出的關係，成為此構面綜合表現最佳的國家。反觀在其他構面表現良好的歐洲國家如芬蘭、瑞典、瑞士、挪威、義大利、奧地利，則因大量出口軍火武器，而拉低了其在此構面的排名。新加坡乃「全球網路安全指數得分」最高的國家，而馬來西亞與美國也同樣在此指標以優異的表現並駕齊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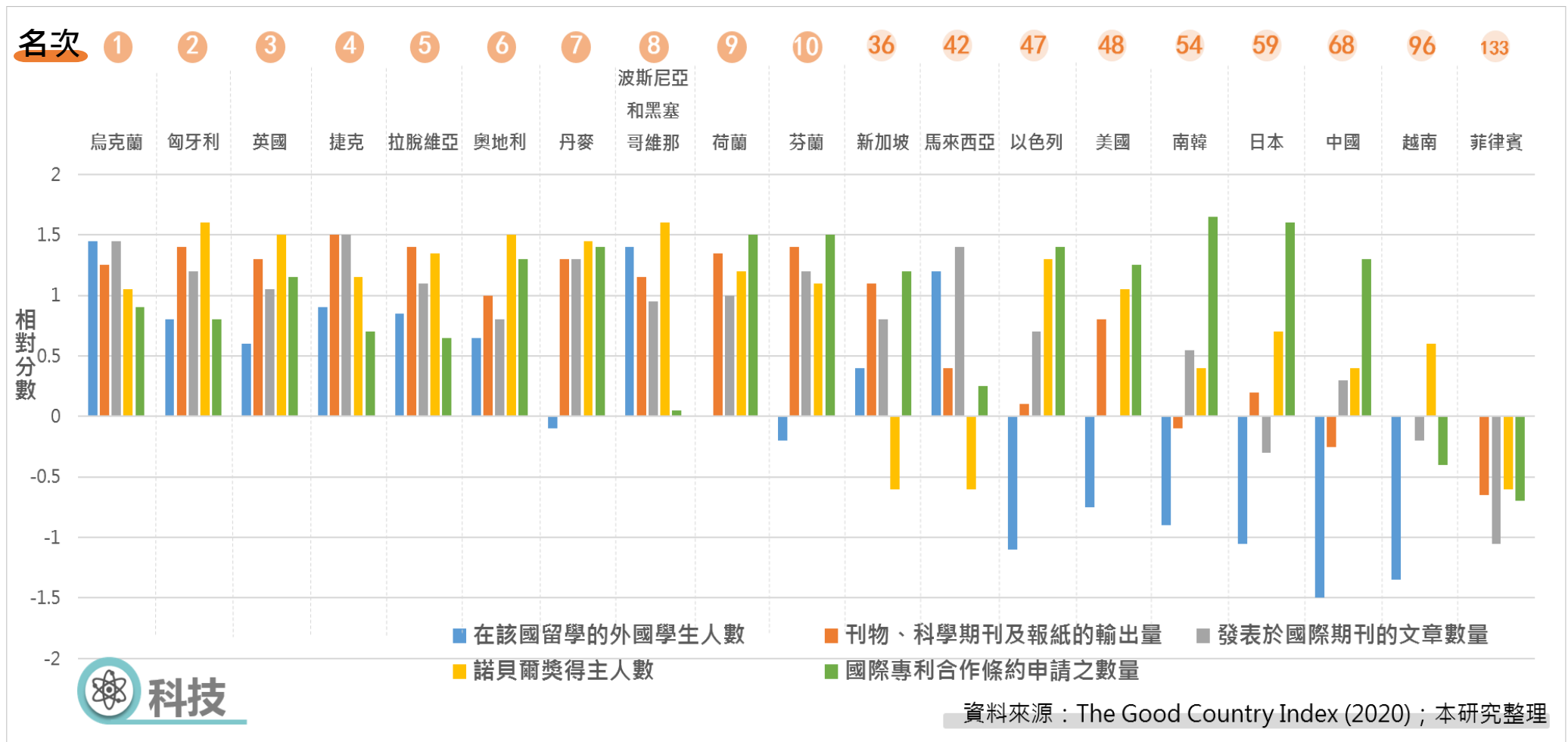


圖 5 2020 年優良國家指數「科技」構面—前 10 名及鄰近/重要國家表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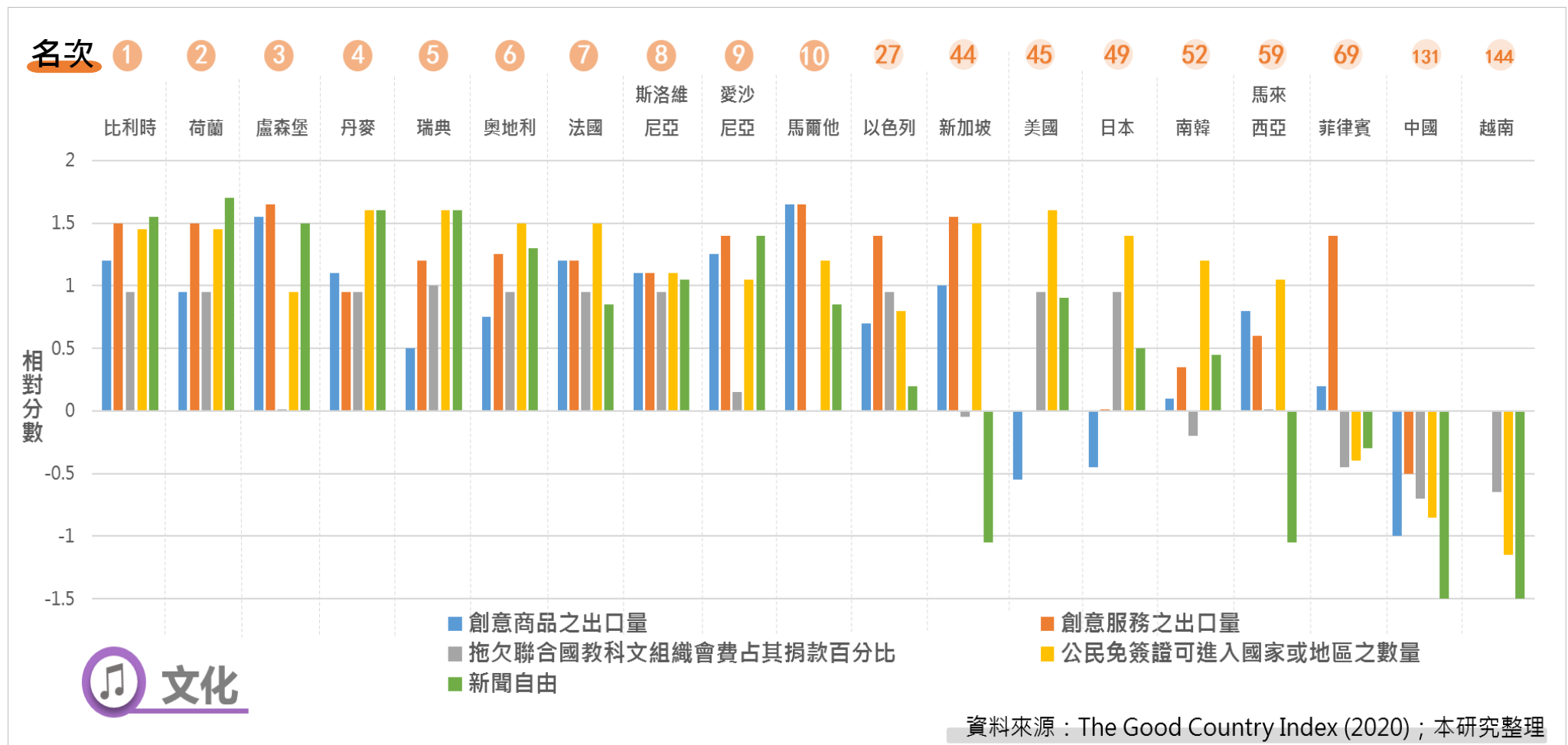


圖 6 2020 年優良國家指數「文化」構面—前 10 名及鄰近/重要國家表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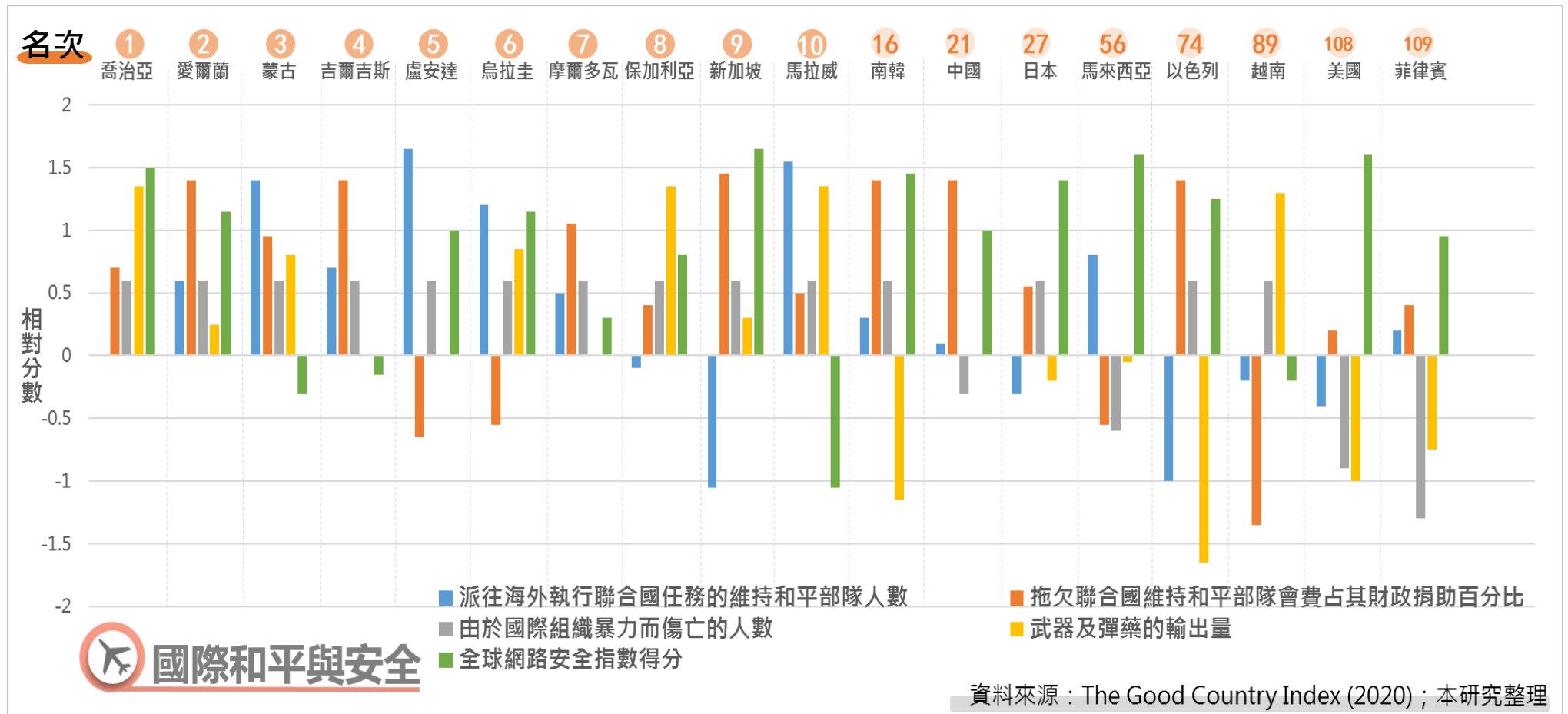


圖 7 2020 年優良國家指數「國際和平與安全」構面—前 10 名及鄰近/重要國家表現

四、世界秩序

此構面以「從事慈善捐贈的人數百分比」、「收容之難民人數」、「簽署外交行動以及和平衝突解決條約的數量」、「海外難民人數」及「人口出生率」等替代指標，衡量一國對於維持世界秩序所作的貢獻和傷害。其中若一國從事慈善捐贈的人口比例愈高、收容國際難民的人數愈多，代表該國人民不僅追求自身生活品質的提升，亦擁有良善的世界觀，願意分享資源給其他需要幫助的人，因此對維持世界秩序的貢獻愈大。而以外交行動和衝突解決為目的的聯合國條約簽署數量愈多，意謂著該國願意配合聯合國共同維持世界秩序的決心愈大。反觀若一國製造的海外難民人數愈多，代表該國存在某些內部問題，導致人民流離失所，最終被迫逃離母國，將有害於世界秩序的維持。另外較特別的是在少子化問題愈趨嚴重的時代，各國無不追求出生率的提高，但優良國家指數卻反其道而行，將出生率視為掠奪地球資源的負向指標，因此出生率愈高的國家，將影響世界資源的分配，危害世界原有的秩序。

如圖 8 所示，德國是對維持世界秩序貢獻最大的國家，除了「收容之難民人數」的表現略為平庸之外，其他指標的表現皆屬均衡。芬蘭、挪威和澳大利亞簽署了較多外交行動以及和平衝突解決條約；而賽普勒斯、澳大利亞以及美國對於從事慈善捐贈較為慷慨，反觀屬世界第二大及第三大經濟體的中國及日本，雖然對全球經濟的貢獻度大，但對比其經濟規模，卻顯得較吝於付出；新加坡及馬來西亞所簽署的外交行動以及和平衝突解決條約遠低於世界平均；而向來總是因少子化而令人擔憂的南韓、日本及新加坡，反倒藉著低出生率在地球資源分配上得到較好的名次。

五、地球與氣候

此構面透過觀察「國家生態足跡」、「有害農藥出口量」、「臭氧層物質的消耗量」、「再生能源在最終總能耗中所占份額」及「遵守危險廢棄物和其他化學品之多邊環境協定的百分比」等指標，衡量各國行為對地球與氣候所造成的影響。生態足跡係指為支應該國人口生存所須消耗的資源及所產生的廢棄物，相較於一國的經濟規模，生態足跡愈大，代表該國經濟活動對環境衝擊愈大，對地球愈不友善，屬負向指標。同為負向指標的亦有「有害農藥出口量」及「臭氧層物質的消耗量」，農藥雖可預防農作物大量損失，但也同時會對人體及環境造成嚴重的傷害，因此一國有害農藥出口量愈大，代表該國以對他國人民及環境有害的方式來謀取經濟價值的程度愈大，對地球的傷害亦愈大；而臭氧層是地球的防護罩，具有吸收太陽光

中的紫外線並將紫外線轉換為熱能的功用，但氟氯碳化物卻會造成臭氧層的破壞，因此相較於各國經濟規模，一國臭氧層物質的消耗量愈大，意味著對地球環境的破壞愈大。有別於化石能源碳排放量對環境所造成的汙染，再生能源排碳量相對較低，可減緩溫室氣體的增加，亦較不會有資源枯竭的情況發生，因此一國再生能源在最終總能耗中所占份額愈大，表示該國經濟活動對地球與氣候的傷害愈小。而危險廢棄物和其他化學品若無妥善管理，將對環境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故一國遵守危險廢棄物和其他化學品之多邊環境協定的百分比愈大，顯示該國對於危險廢棄物及其他化學品的管理愈完善，對地球的破壞愈小。

如圖 9 所示，地球與氣候構面由主打環保旗幟的挪威獨占鰲頭，顯示相對於經濟規模，挪威各項經濟活動對環境的危害最小，而有「綠色芬蘭」美名的芬蘭次之，此二國在各項指標皆遠優於世界平均水準。除了斯洛維尼亞、德國、澳大利亞在「再生能源在最終總能耗中所占份額」的表現不及全球平均水準外，前十名國家在各指標的表現皆在世界平均之上。新加坡在此構面仍是綜合表現最佳的亞洲國家(第 30 名)，其與中國在「有害農藥出口量」的表現突出，相較之下日本、菲律賓及馬來西亞則相形見绌。美中不足的是新加坡在「再生能源在最終總能耗中所占份額」的表現竟落在 149 個評比國中的末段班，或許跟其地形條件較不適合發展再生能源有關。而 2011 年發生福島核災的日本，雖然積極調整能源政策，期望提高再生能源比重，但數據顯示相較於其經濟規模，日本在「再生能源在最終總能耗中所占份額」的表現仍不盡理想。世界龍頭美國和中國則分別在「遵守危險廢棄物和其他化學品之多邊環境協定的百分比」及「臭氧層物質的消耗量」顯現其不足。此外，圖中各國普遍在「國家生態足跡」方面有不錯的表現，惟越南低於世界平均水準。

六、繁榮平等

此構面以「跨境貿易」、「外國直接投資流出量」、「來自特定國家/地區匯款的平均交易成本」、「派遣至海外的援助人員和義工總人數」及「發展合作的捐助或援助」等指標來衡量各國對促進世界繁榮平等的貢獻。國際貿易可以加強各國的經濟聯繫，亦促進經濟發展，故一般來說跨境貿易的程度愈大，代表該國對促進世界繁榮平等的貢獻愈大。同理，經經濟規模調整後，外國直接投資流出量愈大，代表該國廠商在外國長期投資的程度愈大，對世界經濟的整合愈有助益。然而跨國之間匯款所產生的交易成本愈高，意味著阻礙國際間資金流通的程度愈高，是以「來自特定國家/地區匯

款的平均交易成本」屬此構面的負向指標。而聯合國志願人員(UNV)計畫以和平、發展為其運作目標⁽⁵⁾，透過動員志願人員執行志願服務，對全世界的和平及發展作出貢獻，因此相對於各國的經濟規模，一國派遣至海外的援助人員和義工總人數愈多，代表該國對於促進世界繁榮的貢獻愈大。此外，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以促進全人類的繁榮、平等、機會、福祉為其宗旨⁽⁶⁾，因此相對於各國經濟規模，一國對發展合作的捐助或援助愈多，表示其對全球繁榮平等的推動力愈大。

如圖 10 所示，喬治亞繼「國際和平與安全」構面之後，再度在「繁榮平等」構面拔得頭籌，雖有兩個指標資料從缺，但仍因其在「跨境貿易」、「外國直接投資流出量」及「派遣至海外的援助人員和義工總人數」的傑出表現而領先群雄。丹麥、新加坡、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等國雖在大部份指標的表現優於世界平均，惟因其在「派遣至海外的援助人員和義工總人數」的貢獻不足，導致成績落後喬治亞。南韓是圖 10 中唯一一個 5 項指標皆高於世界水準的國家，也是在 7 個構面中唯一一個打進前三名的亞洲國家，新加坡則緊追在後排名第四。瑞典、日本及以色列的跨國匯款平均交易成本相對較高，落在世界平均水準之下。世界前三大經濟體美中日三國在經濟上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在經濟方面的「跨境貿易」及「外國直接投資流出量」皆有不錯的表現，但派遣至海外的志願人數卻與其經濟規模不成比例。

七、健康和福利

此構面以「糧食援助資金」、「對世界衛生組織的自願超額捐款」、「人道主義之捐助款」、「遵守國際衛生條例」及「藥品出口量」等 5 個面向探究各國對世界健康和福利的貢獻程度。世界糧食計劃署以消除飢餓、確保糧食安全及提升營養為其宗旨⁽⁷⁾，故一國相對於其經濟規模的糧食援助資金愈多，代表該國對飢餓、營養不足等問題的關注程度愈大，同時也為了改善此問題作出對等的經濟貢獻。世界衛生組織(WHO)是聯合國體系中負責指導和協調國際衛生之機構，以促進全人類健康為其宗旨⁽⁸⁾，因此相對於各國之經濟規模，一國對世界衛生組織的自願超額捐款愈多，顯示其對促進全人類健康的經濟貢獻愈大。人道主義係一種尊重人類價值，不分種族、性別、國籍，以提升全人類福祉為目標的主義，而聯合國人道協調廳(UNOCHA)透過協調、制定政策、倡導、籌資、信息管理等方式，強化國際人道主義的執行⁽⁹⁾，故相對於各國自身之經濟規模，若一國對「人道主義之捐助款」愈多，意味著該國對推行國際人道主義的支持力道愈強勁。國際衛生條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IHR)由世界衛生組織主導，係預防傳染病

在世界蔓延的國際條例，舉凡霍亂、鼠疫等任何傳染病，甚至輻射、化學物品外洩等事件，皆須通報世界衛生組織，提醒他國嚴加戒備。因此當一國對各項健康監管規定的遵守情況愈好，意味著該國較無隱匿疫情之情事，對全球健康的維護較有助益。而藥品具預防、治療疾病的功效，部份疾病須透過藥物控制病情，否則將具生命危險，因此對於仰賴藥品進口的國家來說，是否能順利進口數量充足的藥物更是至關重要。尤其現今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各國紛紛將戰略藥品留在國內供應內需，若一國在供應內需之餘，還能將藥品出口以促進他國人民的健康，代表其對全球健康的貢獻愈大。

如圖 11 所示，德國繼「世界秩序」構面後，再度於「健康和福利」構面奪冠，其在 5 項指標的表現皆遠優於世界平均水準，尤以「糧食援助資金」最為突出，挪威及瑞典則緊追在後。經過經濟規模調整後，丹麥、瑞士、荷蘭在「藥品出口量」的表現最為優異，其排名與藥品出口總額稍有差異(2018 年全球藥品出口總額前五名依序為德國、瑞士、愛爾蘭、美國、比利時⁽¹⁰⁾)；而美中日三大強國及挪威、加拿大、新加坡等國則不約而同在「遵守國際衛生條例」有受人矚目的表現。較特別的是圖 11 中所挑選的國家在「對世界衛生組織的自願超額捐款」及「遵守國際衛生條例」的表現皆處於平均水準之上，此外菲律賓也是唯一一個在「藥品出口量」的表現低於世界平均水準的國家。而中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及越南則在人道主義的推動力道上稍嫌不足。

綜上所述，歐洲諸國雖在經濟上的表現並未如美、中兩國強勁，卻更願意為世界貢獻一己之力，相較之下美中兩國雖對世界的貢獻良多，但相對於其自地球攫取的資源及經濟利益，仍有相當大的進步空間。由於優良國家指數之評比範圍未涵蓋台灣，因此下一章節本文將導入同年度(2020 年)亞洲公益指數的評比結果，期望加入些許台灣慈善事業的執行現況，並與亞洲其他經濟體作簡單的比較，以彌補優良國家指數中未將台灣納入評比的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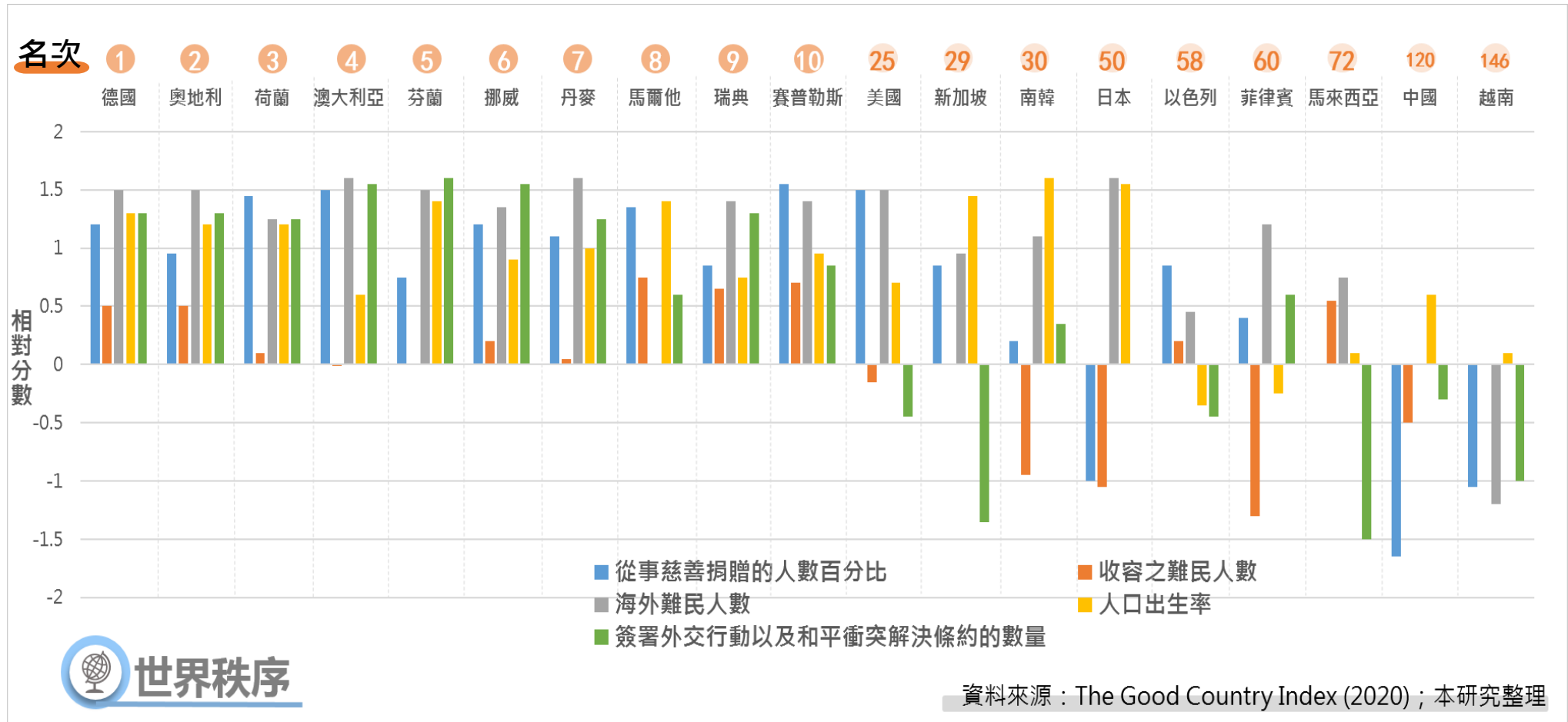


圖 8 2020 年優良國家指數「世界秩序」構面—前 10 名及鄰近/重要國家表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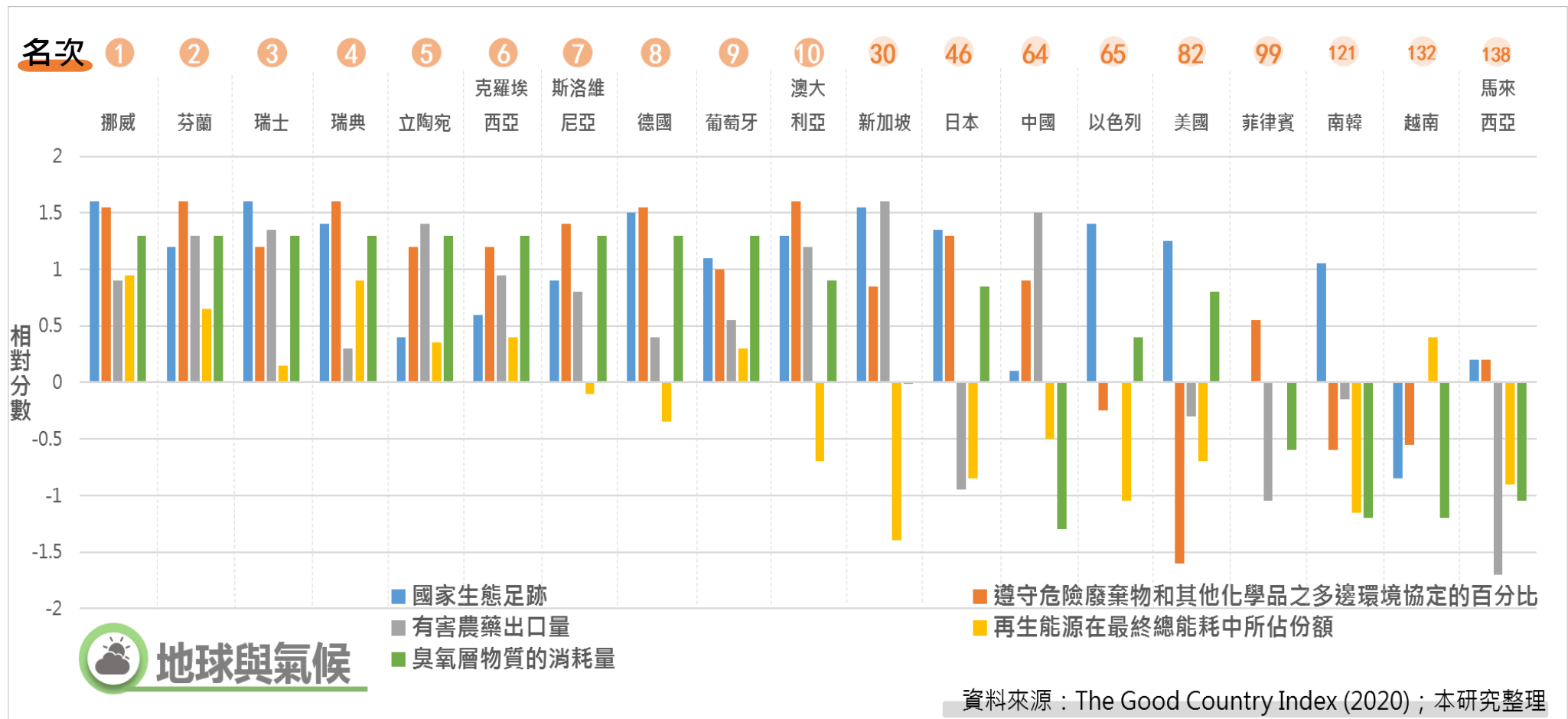


圖 9 2020 年優良國家指數「地球與氣候」構面—前 10 名及鄰近/重要國家表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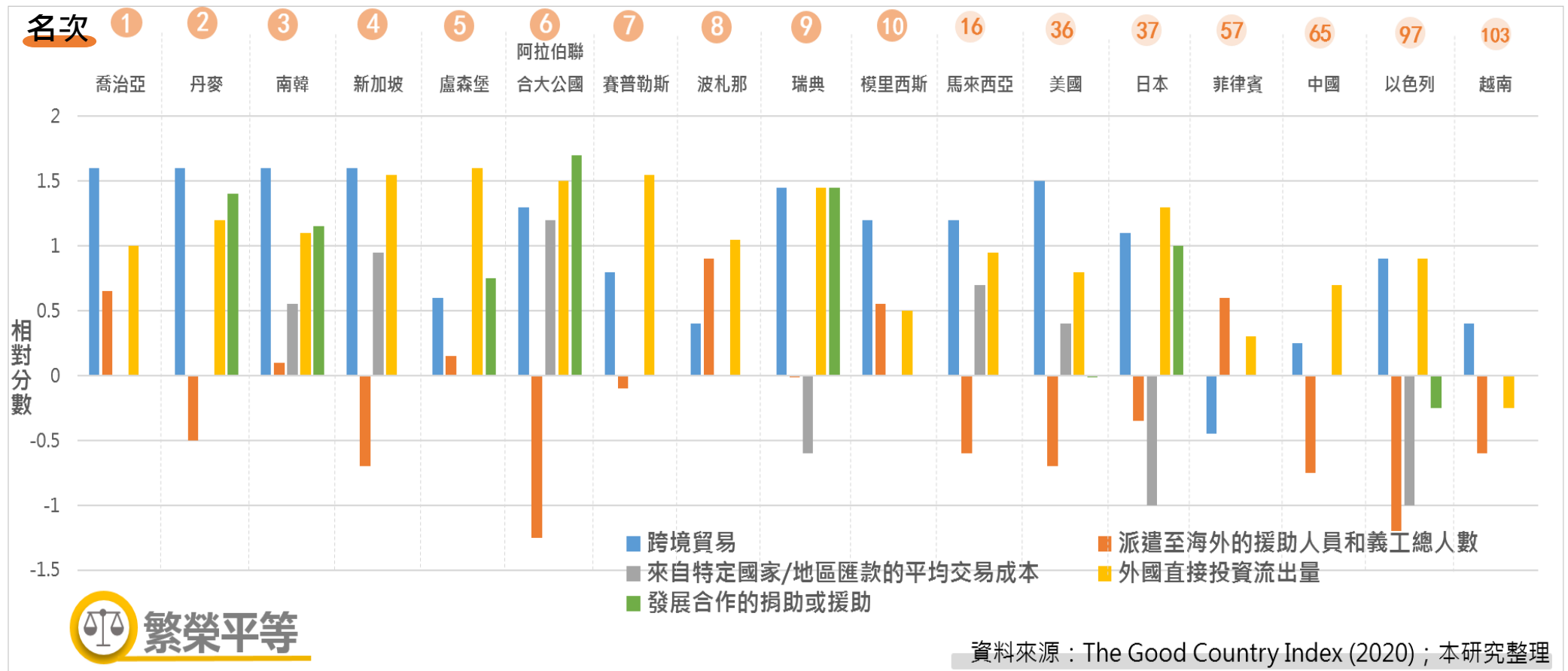


圖 10 2020 年優良國家指數「繁榮平等」構面—前 10 名及鄰近/重要國家表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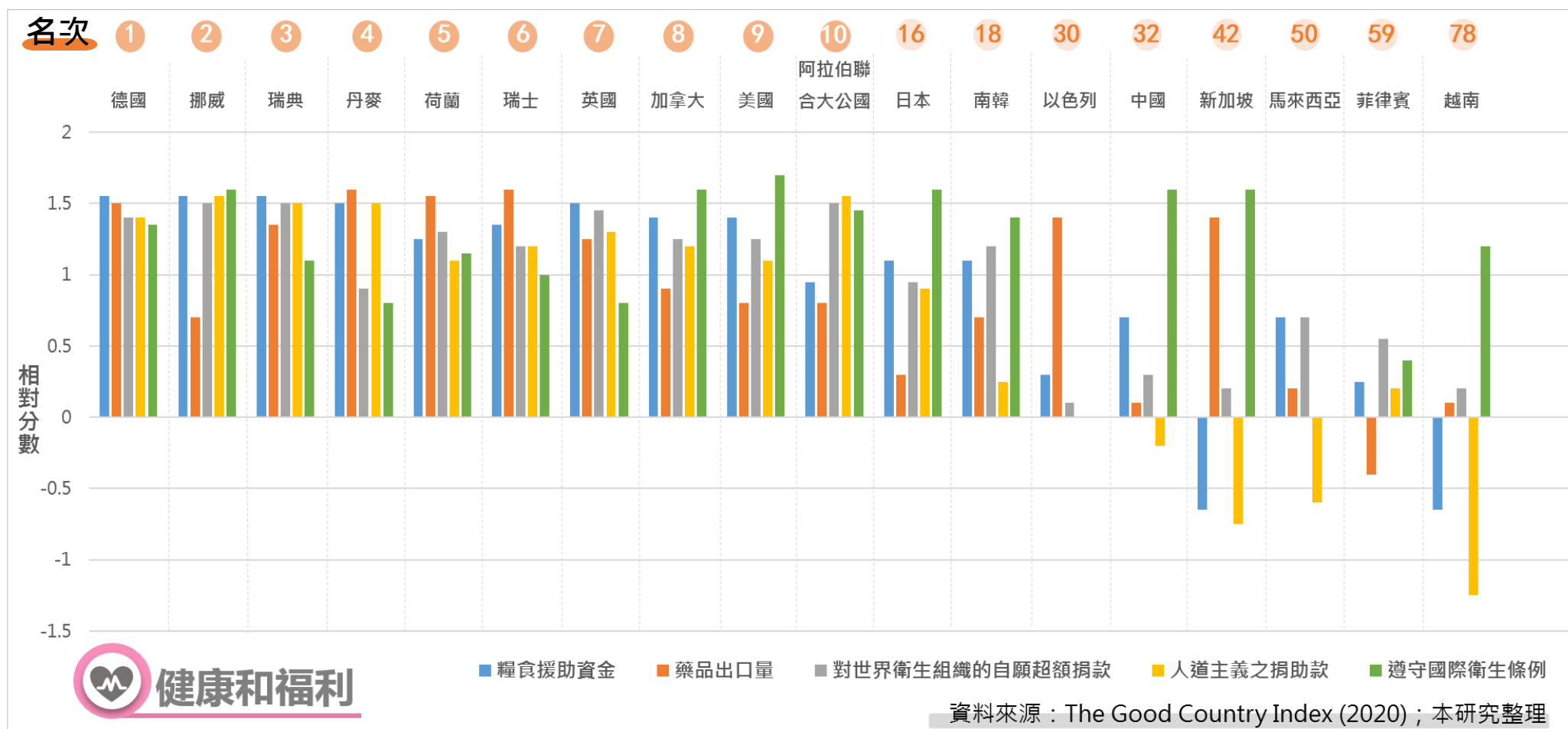


圖 11 2020 年優良國家指數「健康和福利」構面—前 10 名及鄰近/重要國家表現

肆、台灣在「亞洲公益指數」(Doing Good Index, DGI) 評比表現

2020 年適逢 COVID-19 疫情肆虐，全球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香港非營利組織—亞洲公益事業研究中心亦於同年發布第二版亞洲公益指數(Doing Good Index)，期望能從法規、財稅政策、生態系統、政府採購等 4 個構面，檢視在艱困且對未來充滿不確定性的情況下，亞洲各經濟體是否仍有利於公益事業的發展。「法規」決定了慈善機構取得合法性的難易度，且有助於提高透明度和問責效果，因此透過評估各國慈善相關的法律，可了解慈善活動在該國進行/接受社會投資的難易程度；政府亦可透過「財稅政策」對捐贈者(包括個人及企業)或社福團體(SDO)的稅收減免政策來表達對捐贈的支持，故透過評估各國財稅政策，可揭示該國政府對慈善事業的支持度；公益事業的推動除了政府的鼓勵外，社會支持也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而「生態系統」即可用來描繪該國社會大眾、機構對於公益事業和社會投資的參與程度，並勾勒出國家為社福團體建構的支持環境；此外，政府亦可藉由「採購」非營利組織商品或服務的方式，為非營利組織建立持續性的收入來源，降低其預算不足的風險⁽¹¹⁾。

亞洲公益指數將受評比的經濟體(2018 年為 15 個，2020 年為 18 個)依評比結果分為最差的「表現不足(not doing enough)」、「表現尚可(doing OK)」、「表現良好(doing better)」到最佳的「表現優秀(doing well)」等四個級別，而台灣與新加坡連續兩屆評比皆為「表現優秀(doing well)」的級別，成為亞洲最慈善的國家，如圖 12 所示。



資料來源：亞洲公益事業研究中心(2020)；本研究整理

圖 12 2020 年亞洲公益指數評比構面與結果

台灣與新加坡為慈善事業提供了相當有利的環境，除了提供極大稅收激勵外，更具有支持性且易於掌握的法規環境。而台灣更在鼓勵慈善遺贈方面(即死後捐贈社會公益的部份可免繳納遺產稅)成為亞洲經濟體的先驅⁽¹²⁾。雖然台灣與新加坡同屬高收入經濟體，但亞洲公益指數的成績似乎與一國的經濟狀況無顯著相關，舉例來說越南和菲律賓雖然經濟狀況不如香港及韓國，但在促進社會企業的基礎設施(如稅收激勵及企業參與度)方面卻相對健全。反觀日本因社會大眾對社福團體的信任度較低，且社福團體的招募不易，再加上企業對公益事業的參與度相對較低，使其在生態系統構面的表現較差，以致於從 2018 年的「表現優秀」滑落至 2020 年「表現良好」的組別。反之，巴基斯坦則因生態系統及政府採購兩構面的表現突出，而從「表現尚可」的組別進步至「表現良好」。中國雖在財稅政策、生態系統及政府採購的成績不錯，但因相關法規較為嚴苛，因此僅落在「表現尚可」的組別。

台灣因在各構面的均衡表現而受到外界矚目，在政府採購方面，有三分之一的社福團體與政府簽訂合同，且有 98% 的社福團體表示政府的招標過程相當透明，是亞洲招標程序最透明的國家之一；此外，有近八成的社福團體認為獲取政府採購合同的信息相對容易，另有接近半數的社福團體曾獲得政府撥款，此比例是亞洲各國平均值的兩倍；而政府撥款在社福團體預算的占比也在亞洲居冠，比例高達 13%，高出亞洲平均值近一倍⁽¹¹⁾。

在法規方面，有 83% 的社福團體認為台灣的慈善法令大多能執行且易於理解(僅 5% 認為難以理解，遠低於亞洲平均值 42%)⁽¹¹⁾，使得台灣相關法律成為亞洲最容易理解的法律之一，也讓台灣社福團體普遍獲得社會大眾的信任。

在財稅政策方面，因我國申請捐獻的減稅優惠相對容易，且民眾普遍能意識到稅收優惠的激勵措施，因此我國社福團體受個人捐贈及企業捐贈的比例都相當高，分別為 95% 及 74%，實屬亞洲之最。且有趣的是相較國內捐贈，我國受到外國捐贈的比例較低(僅 16%)⁽¹¹⁾，是亞洲地區占比最少的國家，代表台灣的慈善事業透過內部供給便可覆蓋大部份的需求。

而在生態系統方面，台灣女性在社福團體擔任董事的比例高於亞洲平均水平，但在招募和留才部份卻存在隱藏的危機，且勞基法修法後雖提升了社福員工的工作條件，但在不增加額外資金挹注的情況下，卻使得社福團體的財務負擔成為一大隱憂。但令人振奮的是自 2014 年起，證交所及金管會要求資本額超過新台幣 100 億元的企業發布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期望企業秉持「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原則，對社會、環境的永續發展作出相對應的貢獻，此舉大幅提升了國內企業捐款，亦活絡了我國公益生態系統，此原則與「優良國家指數」的

理念不謀而同⁽¹¹⁾。總結上述內容，雖我國慈善部門相對亞洲其他經濟體較為成熟，但在社福人才缺口的部份仍有進步改善的空間。

伍、結語

「經濟成長」是過去幾世紀各國爭相追逐的目標，然而在追求經濟成長的過程中，卻往往衍生出諸多惡果。直到二十一世紀初，漸漸有些人意識到發動戰爭或污染環境對世界沒有任何好處，若為了眼前的利益，持續盲目且自私地犧牲他國利益或破壞環境，最終將自食惡果。有別於其他競爭力的評比，西蒙·安霍爾認為各國的行為應以「增加全球共同利益」及「減少全球不良後果」為行動準則，於是自 2014 年起陸續提出了 5 版優良國家指數，試圖從「科技」、「文化」、「國際和平與安全」、「世界秩序」、「地球與氣候」、「繁榮平等」、「健康和福利」等構面，衡量各國對世界所作出的貢獻與傷害，期望用另一種角度找出對這個世界最友善、本質最優良的國家，也提供各國作為日後改進的參考。

瑞典在 2020 年再度奪得「最優良國家」的頭銜，並在各構面展現其均好性，其中以「健康和福利」的表現最為亮眼。位居第二的丹麥，同樣以均衡且出色的表現在超過半數的構面取得佳績，並以「繁榮平等」的成績最受人矚目。名列第三的德國，雖僅有 3 個構面擠進前十名，但在「世界秩序」及「健康和福利」的表現卻是全球第一，也是優良國家指數前 20 名中經濟狀況最好的國家(德國為全球第四大經濟體)，堪稱「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最佳典範。反觀美國及中國雖貴為全球第一大及第二大經濟體，但對世界的貢獻程度卻有負重望，與其取自於世界的資源不成比例，僅分居優良國家指數的第 38 名及第 60 名，並分別以「國際和平與安全」及「文化」的表現最不理想。而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日本的表現算是差強人意，位居第 26 名，以「健康和福利」方面的表現為佳。仔細觀察各版本優良國家指數的排名，總是由某些歐洲國家囊括前面的名次，此排名與聯合國「全球幸福報告」的結果雷同，意味著這些國家的人民除了對自身生活的滿意度較高之外，為他人付出亦是其幸福因子之一。然而這些國家看似站在道德的至高點，卻被「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排名揭露出其大量出口武器及彈藥的偽善事實。同樣為人所詬病的還有打著環保旗幟的挪威，其宣稱以減少碳排放的方式產油，實則是以再生能源開採石油並將其出口，雖因過程中使用再生能源，減少了國內的碳排放，但出口的石油卻會鑄成全球暖化加劇的惡果。雖然其直接行為看似對環境友善(挪威在「地球與氣候」排名第一)，但善良的背後卻隱藏著對環境所造成的間接傷害，這部分是指數未能計算到的。

而新加坡是優良國家指數中表現最好也是唯一進入前 20 名的亞洲國家，位

列第 13 名，其在「繁榮平等」及「國際和平與安全」方面表現出眾，成為其傲視亞洲的主因，此部分也與「亞洲公益指數」中「新加坡與台灣並列亞洲最慈善國家」的評比結果一樣。我國除了在慈善相關法規、財稅政策、生態系統及政府採購等方面卓有成效之外，更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對外捐贈口罩以施行口罩外交，在他國最需要救助的時候提供重要防疫資源，藉由良善的行為提升了我國的國際聲譽。此舉在艱困的背景下更顯珍貴，亦應證了哈佛大學政治學家約瑟夫·奈伊教授所提出的論點，以具道德威信的外交政策作為「軟實力」，成功提升台灣的國際形象⁽¹³⁾。

自私是將自身利益凌駕在他人之上，一如發動戰爭以擴張領土，或是破壞環境以換取經濟利益，此乃人類的本性，也是過去各國習以為常的行為模式。然而，善良卻是另一種選擇，若能視全體人類為一生命共同體，在作任何一項決策時，以全人類的利弊作為考量，不再區分國籍，共同維護地球資源並相互救濟，或許最終真能達到兼善天下的大同世界。

陸、參考文獻

1. Simon Anholt (2020). *The good country index: Results, version 1.4*. The Good Country Index. Retrieved November 20, 2020, from <https://index.goodcountry.org>
2.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 (2020). *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20*. New York: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
3. UNESCO (2020). *UNESCO in brief - mission and mandate*. Retrieved October 12, 2020, from <https://en.unesco.org/about-us/introducing-unesco>
4. United Nations (2020).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Retrieved October 19, 2020, from <https://peacekeeping.un.org/en>
5. UNV (2020). *About UNV - who we are*. Retrieved October 21, 2020, from <https://www.unv.org/about-unv/who-we-are>
6. OECD (2020). *About – who we are*. Retrieved October 21, 2020, from <https://www.oecd.org/about/>
7. WFP (2020). *World Food Programme – Overview*. Retrieved October 23, 2020, from <https://www.wfp.org/overview>

8. WHO (2020). *About WHO - Who we are - Our values*. Retrieved November 11, 2020, from <https://www.who.int/about/who-we-are/our-values>
9. UNOCHA (2020). *About OCHA*. Retrieved November 13, 2020, from <https://www.unocha.org/about-ocha>
10. OECD (2020). *OECD.Stat – Ma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icators*. Retrieved December 4, 2020, from http://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MSTI_PUB
11. Centre for Asian Philanthropy and Society (2020). *Doing Good Index 2020*. Hong Kong: Centre for Asian Philanthropy and Society.
12. 法務部(2020)。全國法規資料庫—遺產及贈與稅法。上網日期：2020 年 12 月 24 日，取自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G0340072&FLNO=16>
13. Simon Anholt (2020). *The good country equation: How we can repair the world in one generation*. Oakland, CA: 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